

鬥搏的生死

實記動運餓飢反害迫反校院北華

生 與 死 的 搏 鬥

北平燕京大學反迫害反飢餓行動委員會編印

一九四八年四月

目 錄

生與死的搏鬥（代序）	一
保衛華北學聯	三
向政府要飯吃	一二
——華北院校總罷教、罷職、罷工、罷課	
血債要用血來還	二二
——師院慘案前後	
沉着應戰	三〇
——北大、師院被搗毀記	
團結戰鬥迎接光明	四三
——反迫害反飢餓運動的檢討	

生與死的搏鬥（代序）

在這本小冊子裏，我們的目的是把此次反迫害反飢餓的運動，做一個簡明的、客觀的、綜合性的報導。一些歪曲和捏造的新聞消息對於此次運動會盡其污蔑之能事，一般人雖絕不會輕信那些無耻的謊言，但由於缺乏正確的報導，難免對這次運動感到隔閡和不了解。因此，我們搜集了各院校的各種文件，加以整理，供獻給同情此次運動的各界人士。

這次運動的深度與廣度超過了以前任何一次，一方面有師生職員工警的空前大團結，把學生的民主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所有教育工作者挺身而起，參加這英勇的行列；另一方面政府的再四迫害引起社會上一切正義人士的憤怒，他們不只是同情學生所遭受的迫害，他們所身受的飢餓和迫害絕不會比學生少，他們更認識了唯有團結才有力量，而能够團結的並不只是學生。今天在學校的先生，學生，職員，工警之間已經緊緊的團結起來了，而且，隨着飢餓及迫害之日益猖獗，團結的範圍必將擴大，定要包括所有被壓迫者。這自然需要對客觀環境認識清楚，但基本上仍要靠主觀的努力和爭取的。

魯迅先生說過：「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現在，任何秉着良心做事的，有誰还能够溫飽！爭取生存的權利，成為大多數的最廣泛的要求，擺在前面的只有生和死二條路，再沒有其他中間路線，而且也不容許等待和徘徊，要的是吶喊，不要彷徨。

當局一貫的作法是分而擊之，除在校內分化學校當局和師生之間的關係外，主要的是不允許同學和各界人士有彼此了解的機會，唯恐社會的階層有團結一致的機會，但，只要當局不改變其一切錯誤政策，則人民即將在更深重的飢餓與迫害下覺醒，以集體的力量保衛自己，從這次的學生運動中可以看出，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得愈深愈廣便愈能爭取勝利。

保衛華北學聯

(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五日)

一、迫害的信號

去年「五·二〇」高潮後，政府開始用新的方法打擊全國學運；一方面利用特務憲警，不惜以任何非法流血手段來遏止學生運動；另外更通過所謂「合法」的方式來從根本上破壞學生的合法組織。所以在「六·二」先後，政府下令解散了「上海市學生聯合會」「昆明學聯」及「全國學聯」。

十二月十六日教育部欽定的「修正自治會規則」公佈了。重要的有五項，它規定學生自治會：

- (一) 為在校內之課外活動組織，不得參加校外各種團體活動或有校與校間聯合組織。
- (二) 應由學校校長及主管訓導人員負責指導、監督，各種會議及活動應由學校分別選派教職員担任指導。
- (三) 學生自治會組織應由學校訓導處或教務處指定每年由每院系學生二人至三人先成立籌備會。
- (四) 學生自治會之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操行學業成績確屬優良而有領導能力者充

任。操行學業及領導能力經學校審核不合者應以得票最多數之適合標準者依次遞補。

(五)學生自治會如違背校規情節重大時學校得解散之。

這五項規定的用意顯然是；第一，將學生自治會的活動限制在校內，正面打擊各校同學的聯合組織。第二，它又以校方圈定，指派等最不民主的方式使個別學校學生自治會直接間接變成御用機關。第三，在長遠的方面它準備好了繼學生組織解散後的對個別同學的捕殺。實在說來，「修正自治會規則」的公佈是對同學大規模迫害的信號。這對於解散「全國學聯」及「昆明學聯」「上海市學聯」是所謂「合法」的追認，而後來「中大系科大會」的解散，「同濟血案」更證明了這一規則的作用，同它的血腥的效果。

政府要摧毀每一個學生組織是具有非常的決心與計劃的。因此「華北學聯」也不得不在政府破壞之列。

二、華北學聯——從暴風雨中誕生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平津學生為抗議美軍暴行，組織了「平津各大學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這是復員後華北學生的首次聯合，從這一次行動中他們已經開始感到團結的必要了，「平津抗暴聯」替「華北學聯」打好了基礎。

一九四七年「五·二〇」，反饑餓反內戰遊行隊伍集合北大操場，到會同學深深的感覺

到饑餓與恐怖的威脅，以及在爭和平爭生存的運動中所遭遇到的阻礙與殘害，情緒異常激昂，立刻提出組織華北學聯的口號，當時由全體同學一致通過；具體的辦法由當時平津各校反饑餓反內戰行動委員會聯合會籌備；後來分別由平、津、唐各地同學及各校自治會代表大會通過，終於在「六·二」在暴風雨襲擊着全中國學生運動時，它正式誕生了。

華北學聯從成立起就決定了兩大原則：（一）加強華北各院校間的聯繫，團結各院校同學，互相學習，共謀生活福利。（二）團結華北各院校同學及全國同學共同爭取和平民主。「華北學聯」的組織是這樣：「凡贊成上面兩個原則的中等以上學校自治團體經華北學聯會員兩單位之介紹並經執行委員會組織系統通過均可加入華北學生聯合會」。最高立法機關是全體會員大會；出席會議代表由各校自治會單位代表中推一至三人組成，但各單位祇有一票表決權。而且議案的決定不以表決方式一律以協議行之。會員大會的下面是執行委員會，除非在必要時由執委會決定募捐外；華北學聯的經費正常情形下由參加各單位按人數比例分担，由此華北學聯的一分一厘錢都是從各同學口袋中拿出來的。

在工作上，華北學聯的表現經常是協助各單位加強學習共謀福利。如設立公費委員會交涉公費麵粉問題，聯合辦理寒假南返同學來回事宜，推進各校寒假補習班，搶救中學同學，舉辦各種康樂活動，幫助各校聘請教授舉行學術講演及座談會等。

以學聯為號召的各校一致行動的如一九四七暑假期中的「助學運動」。由於這一次運動

解決了一千六百餘大中學同學的學費問題；而在工作表現了最大的效率，爭取到社會人士的同情和信任。

「五·二〇」以後政府加於學生的迫害日深，如「五·二〇」南京上海的屠殺。「六一」武大慘案，黃鳴崗四同學被政府槍擊身死，這恐怖直演到九月杭州治安當局秘密殺死浙大自治會代表大會主席于子三慘案。「華北學聯」在同學悲憤的支持下喊出反迫害，爭人權的口號，並號召平津各校舉行總罷課表示抗議。

迫害在繼續擴大，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上海又發生飛行堡壘，裝甲車軍警屠殺同濟同學血案。華北學聯因此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控訴示威大會」，要求保障人權，反對非法逮捕，並釋放被捕同學，經過無數次的交涉抗議。依靠師生團結與社會人士的聲援，一部份同學重獲自由。

爲改進華北師生的關係及康樂生活起見，華北學聯號召各校自治會舉辦一九四八年新年尊師同樂大會。經過這一次運動，華北各校師生間的感情普遍增厚。

寒假期中，華北學聯幫助各校成立中學同學補習班。報名同學達一千七百餘人，教師三百餘人。這一次運動一方面幫助了中學生對課業的興趣與了解，一方面增進了大中學同學彼此的聯絡和感情，互相學習的機會。

春季開學後，平津大批學生，尤其是中學生，在極貴的學費的壓力下開始失學，學聯因

此號召各大學「兩斤麵五萬元運動」，前後募得五億元，完全分配中學同學。有八百餘人因此免於失學。

最近三月二十七日華北學聯舉行了平津各大中學聯歡會。這是空前的大規模的康樂活動，到會的有萬人。這次大聯歡裏平津的同學不但表現了高度的密切與友愛，而且更增加了彼此的了解與相互的學習。

綜合上面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一）華北學聯的產生是華北同學在主客觀上必然的需要，如果要說有什麼外力的作用，那就是政府所給與全國學生的饑餓與迫害。（二）它是華北學生唯一合法民主的組織，它代表華北大多數同學的意見。（三）它在工作上的兩大原則是爭取民主和平，爭生存。在這兩原則下它盡了最大的努力，使許多受迫害的同學得到支援；使千百同學的實際問題得到解決。

三、迫害的開始——「三·二九」解散華北學聯令

三月末稍，平津各校在學聯幫助之下舉辦了大規模的聯歡會。廿八日晚，在北大民主廣場上北平各校又舉行聯合歡迎天津同學的營火會。到會人數過一萬餘人，在歡樂的情緒中，華北八大學重申他們聯防的誓言；但就在火光熊熊的夜晚中，北大沙灘校舍為武裝軍警層層包圍。同學們已經預想到風暴的將臨。

果然廿九日，北平各報發佈了下面的消息：

「中央社訊，北平警備司令部二十七日奉行轅轉中央電令，以「學聯會」爲共匪所策動之組織，各地業經查禁，據報北平學聯尚在公開活動，應立即依法嚴禁。警備部於奉令後，業已分別通知平市各學校切實查禁。」

另外各報又同時登載所謂關係方面發表的「學潮綜合分析結果」，污蔑年來學運受「共匪」策動並受國際共黨學運領導。

同日下午正當北大民主廣場舉行紀念黃花崗烈士講演大會時，沙灘區突被宣佈戒嚴。軍警，防護團，便衣特務五千餘人將北大包圍不准同學進入。鐵甲車來回查巡。空氣極度緊張。到會的三千多同學憤慨的感覺到集會不自由與迫害的約束，而各校同學當天即爲查禁華北學聯表示抗議並且提出保衛學聯保衛自治會的口號。

三十日晚匯文中學爲特務盤據，一位高一同學被拷打逼供，另外一位高三同學則遭槍擊。三十一日北大經濟系同學盧一鵬往匯文訪友，即被盤據在內的特務抓住用皮鞭施以毒打，逼迫他承認是「八路」。但盧同學堅決否認，特務才把他送到東城憲兵司令部，各校同學們在接得這消息後，愈加感覺到迫害的貼近與成爲具體事實。各校社團系會對匯文及盧一鵬事件紛紛抗議，而一般警覺性落後的同學更因此刺激加強了對查禁華北學聯事件的認識。就在那一天「華北學聯」聲明發表了，文中提出華北學聯「一切工作舉凡助學運動，尊

師運動，人權保障運動，……，無一不公開而合法，獲得社會人士衷誠廣泛的支持。所有「爲共匪所策動」之類的誣陷，不過證明是反動的造謠者又一次毫不新鮮的無恥的扯謊」。最後在聲明中，華北學聯更呼籲「全華北學生不能不更提高警惕，加緊團結，英勇地來擊退反動的逆潮，保衛自己」。

抗議的呼聲在當局一再迫害之下響徹了各校，而接連發生的暴行更促使同學們要求具體行動的決心。四月一日燕京清華自治會決議罷課，並成立「保衛華北學聯」的機構。二日，北大罷委會組成，決與各校採取一致行動，三日起罷課三天。清華先修班罷課五日，中法自治會亦決議罷課，同時成立「保衛華北學聯行動委員會」，師院也在同日決定罷課三天，朝陽學院則由海韻新詩社等十五社團發表抗議「查禁華北學聯」的宣言。

平津七院校自治會代表，（包括北大，清華，燕京，中法，南開，北洋，師院）於四月二日聯合向行轅請願，要求兩點：一，政府收回查禁華北學聯的成命。二，行轅應轉達中央華北學聯過去一年間實際上工作與立場。但是毫無結果，於是七校代表決定二月三日起總罷課三天，向政府表示嚴重的抗議。

但暴行仍繼續發生。在總罷課的三天中，首先有「華北學院」自治會選舉遭到特殊份子的破壞。暴徒們脅迫校方撕毀選票，又用磚石痛擊同學。四日北大四院二同學在北方中學一度被捕，而天津南開大學朱竹英同學在校內被特務以木棒擊傷頭部，自治會常駐會理事會召

開緊急聯席會議時，有特殊學生二十餘人闖入會場毆打理事多人。迫害與暴行到這裏已經達到最高潮；但自從二日起各校同學在這種氛圍下仍然緊張的工作。二日晚清華燕京聯合在清華大禮堂前舉行「保衛學聯營火大會」，到會有三千多人。高呼「保衛學聯」，「保衛自治會」，「反迫害反饑餓」等口號，會後又舉行校內火炬遊行。同日下午二時北大民主廣場舉行「反迫害保衛學聯大會」。師院在三日下午一時舉行「保衛學聯控訴大會」。北大清華宣傳隊已開始出動。

天津唐山方面因為消息來回傳達以及各校反響不一致。南開河北工學院從四日起罷課三天，南大自六日起為抗議「四·五」暴行再罷課三天。北洋大學為響應華北七校代表總罷課決議從六日起罷課三天。唐山工學院則自八日起罷課三天，北平鐵道學院也因為爭取全面公費罷課三天。

在這「反迫害保衛華北學聯」的罷課浪潮中，由於北大講助教先發起的要求提高待遇而採取罷教的行動，更增加了對當局一手造成在教育在政治在經濟上的危機的嚴重抗議。接着在六日北大、清華、南開、北洋教職員工警，一致行動罷教罷工罷職三天，同時北平研究院全體員生也罷教罷課三天，而同學們在「反迫害保衛學聯」的口號中，為了支持講助教員工警的行動，增加了反饑餓的內容。而且以繼續罷課的方式來支持他們的行動。「反迫害反飢餓」並重成為繼起學運的主題。

四、簡明的結論

一、政府對於學生運動，學生組織，個別同學是有計劃的破壞，迫害，欽定「修正自治會規則的公佈」是迫害的信號。

二、華北學聯的產生是根據華北同學密切的需要，它是最民主的方式組成而經常爲華北同學福利，康樂及爭取民主和平的工作。

三、政府查禁華北學聯是非法的，是要解散各校聯合組織，再用欽定「自治會規則」爲武器，各個擊破各校自治會，最後安排好大規模的對個別同學的逮捕屠殺。因此保衛華北學聯就是保衛個別學校自治會，保衛個別同學自身。

四、反迫害與反饑餓是不可分離的口號，在保衛華北學聯時我們特別強調的反迫害，但這並不等於取消了反饑餓，因爲迫害的產生正是因爲我們在爭生存時政府所加於我們的。

各校教職員工警罷教，罷職，罷工時我們爲了集合更多的力量，提出大家一致的要求「反飢餓」「爭生存」是自然的結果，我們對他們變轉也是正確的態度。

向政府要飯吃

(四月六日——八日)

——華北院校總罷教、罷職、罷工、罷課

(一) 希望幻滅了

遠在抗戰時期，中國經濟險象已隨政治的腐化而日益嚴重，人民的生活，一天天的走着下坡路。但在那時候，民族解放戰爭的難關當頭，一般人民都還以為這是一時的現象，日子總會好起來的，天真地將一個美麗的遠景寄托在「勝利」的未來。

但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政府公開而「合法」地背叛了人民，內戰不已，貪污四起，天文數字的預算與赤色數字的財政，只靠發行來彌補，弄得通貨加速度膨脹，人民的希望落空，生活每況愈下。

由於政府高壓政策的厲行，人民反飢餓的呼聲開始只微弱到聽得幾聲歎息，但飢餓的現實是殘酷的，貧窮像星星之火愈燒愈猛烈，愈普遍，反對飢餓的呼聲終究在學校裏被喊出來了，這一次的高潮便是一九四七年「五·二〇」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

這次運動，說明了飢餓發生的原因是內戰，肯定了內戰的責任者是政府，因而提出的口號是：「向政府要飯吃」。

這次運動，實際的參與者，雖只限於學生，但它所喊出的聲音，却驚醒了不少各階層的人民。

同時統治者的高壓手段也更毒辣了，「六·二」以後，暴行隨時隨地都發生。不許工人喊反飢餓，不許舞女喊反飢餓，不許學生喊反迫害，一九四八年的初春，上海連接發生申新九廠，同濟大學，舞女向社會局請願三大血案。

在這一段期間，無庸諱言，一般人民的嘴巴被封得更緊了，一方面，不敢喊出聲音來，另一方面，却還有人對政府的「剿匪」存在着幻想。但是，學生運動的隊伍，却也由于現實的刺激與學校內有限度的自由而一天比一天壯大。同時，更得特別提出的，由於軍費的龐大，其它施政經費給減縮到小得可憐的數目，貧窮更普遍，而教育危機也更瀕於最嚴重的關頭（教育經費祇佔總預算 5.5%）。這種現象，具體反映在學校內的，便是：迫害與飢餓，已成爲勞心者與勞力者共同感受到的最嚴重的痛苦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四月六日平津各國立院校教職員工警總罷教罷職罷工的爆發，絕不是偶然的了！

（二）以團結的行動罷教・罷職・罷工

正當政府解散「華北學聯」，華北七院校學生決定自四月三日起總罷課三天的時候，北

大、清華、北平研究院的講助教職員工警團體七個單位在四月五日發出「爲爭取待遇告社會人士書」，宣言自四月六日起罷教、罷研、罷工三天，以行動向政府要求三點：一，恢復每月配售麵粉兩袋；二，按確實生活指數發薪；三，研究費按生活指數調整。

三月三十一日，北大「講師講員助教聯合會」開會，因爲上列三個要求會「經數次呼籲，而政府當局竟置之不理」，故決定了罷教。這個行動，立刻便得到普遍的支持，清華「講師教員助教聯合會」，北平研究院「助理研究人員聯合會」，清華、北大的「職員公會」與「工警公會」六個單位決議一致行動，他們說：

「我們，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平研究院講師，助理研究人員，教員，助教，職員，技工和工警等同人，爲了爭取立即合理改善待遇，已決定從四月六日起，一致罷教，罷研，罷工三天。謹以沉重悲憤的心情，向社會陳訴苦衷和理由。

我們這樣做，完全是『勢迫出此』。

教育界同人生活的困頓，不從今天起，而今天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自從政府一月份公佈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辦法以後，這個辦法正面是按照所謂『生活指數』發薪，形式上法幣的收入數量稍多一些，實質上收入反而大大減少。更因爲拼命發行通貨，促使物價狂漲，逼迫我們和饑餓掙扎，被死亡威脅。反面則取消原來配麵的辦法，使我們難以維生，收入之價值上的減少，更超過調整以後的法幣增加數量。朝三暮四，如此『調